

·《潜夫论》卷七·

梦 列

〔题解〕

本篇论梦。王符认为，梦有多品，或吉或凶。梦吉而喜纵，则吉不吉；梦凶而悲忧恐惧，则凶真凶。故梦无吉凶善恶，戒慎修省以迎之，则皆吉矣。在王符看来，“吉凶之应，与行相须。”强调人们德行的重要性，勉励人们务实进善，反映出了王符在梦论问题上的唯物论倾向。

〔原文〕

凡梦：有直，有象，有精，有想，有人，有感，有时，有反，有病，有性。

在昔武王，邑姜方震太叔^[1]，梦帝谓己：“命尔子虞，而与之唐。”及生，手掌曰“虞”^[2]，因以为名。成王灭唐，遂以封之。此谓直应之梦也^[3]。《诗》云：“维熊维罴，男子之祥；维虺维蛇，女子之祥^[4]。”“众维鱼矣，实维丰年；旃维旗矣，室家蓁蓁^[5]。”此谓象之梦也^[6]。孔子生于乱世^[7]，日思周公之德，夜即梦之。此谓意精之梦也。人有所思，即梦其到；有忧即梦其事。此谓记想之梦也。今事^[8]，贵人梦之即为祥，贱人梦之即为妖，君子梦之即为荣，小人梦之即为辱。此谓人位之梦也。晋文公于城濮之战，梦楚子伏己而盥其脑^[9]，是大恶也。及战，乃大胜。此谓极反之梦也。阴雨之梦，使人厌迷；阳旱之梦，使人乱离；大寒之梦，使人怨悲；大风之梦，使人飘飞。此谓感气之梦也。春梦发生，夏梦高明，秋冬梦熟藏。此谓应时之梦也。阴病梦寒，阳病梦热^[10]，内病梦乱，外病梦发，百病之梦，或散或集。此谓气之梦也^[11]。人之心情^[12]，好恶不同，或以此吉，或以此凶。当各自察，常占所从。此谓性情之梦也。

〔注释〕

[1]在昔武王，邑姜方震太叔：邑姜，周武王之妻、周成王之母。太叔，周武王之子、周成王之弟即虞叔。邑姜初怀虞叔时，梦天帝与其语：“给儿子起名虞，将来将唐的土地封与

他。”邑姜分娩后，所生为男儿，并且手心写一“虞”字。周成王继位后，举兵灭唐，并依其母梦之意将唐的地方封给了太叔。见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。“震”同“娠”。

[2]手掌曰“虞”：手掌心写有一“虞”字。《左传·昭公元年》作“有文在手曰‘虞’”。

[3]此谓直应之梦也：这种与事情相一致的梦叫直梦。《论衡·纪妖》：“或曰：‘人亦有直梦。梦见甲，明日则见甲矣。梦见君，明日则见君矣。’”

[4]维熊维罴，男子之祥；维虺维蛇，女子之祥：是熊是罴都吉祥，生男孩多强壮。蛇儿蜥蜴也不错，生个女孩真漂亮。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斯干》。

[5]众维鱼矣，实维丰年；旃维旗矣，室家蓁蓁：梦见蝗虫变成鱼，预兆丰年最吉利。龟蛇旗变鸟隼旗，家庭兴旺人丁齐。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。“实”作“寔”。《传疏》：“寔，是也。”“蓁蓁”作“溱溱”。《郑笺》：“溱溱，子孙众多也。”“旗”作“旃”。《毛传》：“所以聚众也。”

[6]此谓象之梦也：这种具有象征性的梦叫象梦。彭铎注云：此句疑有脱文。◎高按：彭说是也。

[7]孔子生于乱世：孔子生活于混乱动荡的年代。《庄子·让王》：“孔子曰：‘今吾抱仁义之道，以遭乱世之患。’”

[8]今事：犹言“今一事也”。即同一件事。

[9]晋文公于城濮之战，梦楚子伏己而盥其脑：晋文公，姓姬名重耳，春秋五霸之一。楚子，楚国国君楚成王。晋楚两国于卫国的城濮交战，临战前，晋文公梦见楚成王趴在他的身上吸他的脑髓，醒后惊恐不已，身出冷汗，担心此战失败。但交战后，楚军惨败，晋军全胜。王符认为，此为反梦也。见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。

[10]阴病梦寒，阳病梦热：病属阴性者常常梦寒，病属阳性者常常梦热。《黄帝内经·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：“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，阳盛则梦大火燔灼。”

[11]此谓气之梦也：这种梦称之为感气之梦也。彭铎注云：此句疑有脱文。◎高按：彭说是也。疑脱“感”字。

[12]人之情心：亦可读为“人之精心”。“精”通“情”。

[原文]

故先有差忒者^[1]，谓之精^[2]；昼有所思，夜梦其事，乍吉乍凶^[3]，善恶不信者，谓之想；贵贱贤愚，男女长少，谓之人；风雨寒暑谓之感；五行王相谓之时^[4]；阴极即吉，阳极即凶，谓之反；观其所疾，察其所梦，谓之病；心精好恶，于事验^[5]，谓之性；凡此十者，占梦之大略也^[6]。

[注释]

[1]故先有差忒者：所以，梦忽儿吉祥，忽儿凶恶，善恶的情景并不真切。忒：差误。《周易·豫》：“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而四时不忒。”《说文》：“忒，更也。”

[2]谓之精：谓之情。“精”通“情”。

[3]乍吉乍凶：忽儿吉，忽儿凶。乍：忽然。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：“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，皆有怵惕惻隐之心。”

[4]五行王相：五行：金木水火土也。王相：即谓事物之主次关系。按照五行相生相伐来看，王生相，相伐王，则王废。相生王，王伐相，则王兴。《白虎通·五行》：“木生火，火生土，土生金，金生水，水生木。是以木王，火相，土死，金囚，水休。”当然，王相关系也就是主次关系，也因时空条件的变化而变化。

[5]于事验：疑为于事效验。疑文有脱误。

[6]凡此十者，占梦之大略也：凡此十种，为占梦之大概。然而文仅言其八种，见其文有脱误。

[原文]

而决吉凶者之类以多反，其何故哉？岂人觉为阳，人寐为阴^[1]，阴阳之务相反故邪？此亦谓其不甚者尔^[2]。借如使梦吉事而已意大喜乐^[3]，发于心精，则真吉矣。梦凶事而已意大恐惧忧悲，发于心精，即真恶矣。所谓秋冬梦死伤也，吉者顺时也。虽然，财为大害尔，由弗若勿梦也^[4]。

[注释]

[1]岂人觉为阳，人寐为阴：难道人在清醒时属于阳，入睡时属于阴？岂：副词，表示反问。《论衡·纪妖》：“卧梦为阴候，觉为阳占。”

[2]此亦谓其不甚者尔：这也只能说是一般的情况罢了。

[3]借如使梦吉事而已意大喜乐：假如梦见吉祥之事而自己心情愉悦，那就真的吉祥如意了。彭铎注云：“借”疑“假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4]所谓秋冬梦死伤也，吉者顺时也。虽然，财为大害尔，由弗若勿梦也：人们常说的春夏梦生长，秋冬梦死伤，吉祥凶恶是顺应时令的，事实上并不全是这样，即就是能应验，那才是极大的祸害，倒不如不梦见它才好。

[原文]

凡察梦之大体：清絜鲜好，貌坚健^[1]，竹木茂美，宫室器械新成，方正开通，光明温和，升上向兴之象皆为吉喜，谋从事成^[2]。诸臭污腐烂，枯槁绝雾^[3]，倾倚征邪^[4]，剽削不安^[5]，闭塞幽昧，解落坠下向衰之象皆为^[6]，计谋不从，举事不成。妖孽怪异^[7]，可憎可恶之事皆为忧。图画恤胎^[8]，刻镂非真，瓦器虚空，皆为见欺给^[9]。倡优俳舞，侯小儿所戏弄之象，皆为欢笑^[10]。此其大部也^[11]。

[注释]

[1]貌坚健：彭铎注云：疑脱“形”字。◎高按：彭说合宜，即“形貌坚健”。

[2]谋从事成：谋求的事情必然成功。《晏子春秋·问上》：“景公曰：‘谋必得，事必成。’”

[3] 诸臭污腐烂，枯槁绝雾：如果梦见腐臭霉烂，枯死昏乱……彭铎注云：“绝”疑“晦”。《说文》：“晦，不明也。”“雾”通“雾”。《尔雅·释天》：“天气下地不应曰雾。”郭璞注：“雾，差蒙昧。”◎高按：彭说合宜，从之。

[4] 倾倚征邪：倾斜歪邪也。彭铎注云：“征”疑“微”。◎高按：从之，形近之误耳。微，音“违”。韦昭注《国语·周语》之“以逞其违”曰：“违，邪也。”

[5] 劓刖不安：犹邪恶不正。劓：割鼻。刖：断足。

[6] 闭塞幽昧，解落坠下向衰之象皆为：闭塞不通，幽深昏暗，到处呈现着跌落坠下的衰败之象，此皆凶恶之征兆也。彭铎注云：“为”下疑有脱文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7] 妖孽怪异：梦见草木虫豸之类谓之妖孽怪异。《汉书·五行志》：“凡草木之类谓之妖，妖犹天胎，言尚微。虫豸之类谓之孽，孽则牙孽矣。”

[8] 图画恤胎：梦见图画残破不成形状。彭铎注云：“恤”疑“卵”。◎高按：“卵”字合宜。卵胎，物之未成者也，

[9] 刻镂非真，瓦器虚空，皆为见欺给：梦见雕刻模糊不真，瓦器空虚无物，都是被欺骗的预兆。彭铎注云：“给”同“诒”。诒：欺骗。汉徐干《中论·考伪》：“至于父益子名，兄窃弟誉，骨肉相诒，朋友相诈，此大乱之道也。”◎高按：彭说是也。

[10] 倡优俳偶，侯小儿所戏弄之象，皆为欢笑：梦见伶人戏舞及小孩玩耍等景象，都是欢乐喜悦的预兆。俳：谐戏，滑稽剧。俳：同“舞”。彭铎注云：“侯”疑“及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即“及小儿所戏弄之象”。

[11] 此其大部也：犹上文之“此其大略也”。“大部”：犹“大类”也。

[原文]

梦或甚显而无占，或甚微而有应，何也？曰：本所谓之梦者，困不了察之称^[1]，而懵懵冒名也^[2]。故亦不专信以断事。人对计事，起而行之，尚有不从，况于忘忽杂梦，亦可必乎^[3]？惟其时有精诚之所感薄，神灵之所告者，乃有占尔^[4]。

[注释]

[1] 本所谓之梦者，困不了察之称：所谓梦，本来就是困倦昏睡和蒙胧不醒的代称。彭铎注云：“了”疑“惊”。“惊，慧也。”“困”谓困倦。◎高按：从彭说。

[2] 而懵懵冒名也：或者说梦也就是糊里糊涂或昏昏沉沉的别名。

[3] 人对计事，起而行之，尚有不从，况于忘忽杂梦，亦可必乎：两人面对面商量好的事，而做起来都会不一样或不一致，何况恍惚杂乱之梦呢，怎么能完全应验呢？彭铎注云：“对”疑“讨”。《说文》：“讨，治也。”“忘”若“忪”。◎高按，从彭说。《淮南子·原道训》高诱注：“忪忽，无之象也。”

[4] 惟其时有精诚之所感薄，神灵之所告者，乃有占尔：只有偶尔之间因精诚感动或神灵启示才会有所应验。高诱注《淮南子·天文训》“阴阳相薄感而为雷”曰：“薄，迫也。感，

动也。”

[原文]

是故君子之异梦，非妄而已也，必有事故焉。小人之异梦，非乘而已也，时有祲祥焉^[1]。是以武丁梦获圣而得傅说^[2]，二世梦白虎而灭其封^[3]。

[注释]

[1]是故君子之异梦，非妄而已也，必有事故焉。小人之异梦，非乘而已也，时有祲祥焉：所以，君子有惊奇之梦，并不是徒然虚妄的，必事先有某种吉祥之预兆。小人有惊奇之梦，也并非偶然之巧合，也可能会有别的原因。

[2]是以武丁梦获圣而得傅说：因此，殷高宗梦见自己获得圣人而得到了傅说。武丁，殷高宗，少居民间，小乙帝逝后继位。傅说，殷商时圣人，高宗之大臣。相传，武丁继位之初，因无得力之大臣辅佐，三年未发一言。终有一天，他在梦中遇见一圣人，名说。于是将所梦之事告诉百官，要求寻找。终于在一名曰傅岩的地方找到了说，武丁喜，赐以傅岩之地，傅说之姓名因此而得。见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。

[3]二世梦白虎而灭其封：秦二世梦见白虎国家反而灭亡。汉高祖刘邦攻破武关后，秦二世胡亥梦见白虎咬死了他的御车左驂马，一怒之下，杀了白虎。占梦者说：“这是泾水之神作怪。”二世为祈求泾水之神，杀了四匹白马做祭品投入泾水之中。见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。

[原文]

夫奇异之梦，多有故而少无为者矣^[1]。今一寢之梦，或屡迁化，百物代至，而其主不能究道之，故占者有不中也。此非占之罪也，乃梦者过也^[2]。或言梦审矣，而说者不能连类传观，故其善恶有不验也^[3]。此非书之罔，乃说之过也。是故占梦之难者，读其书为难也^[4]。夫占梦必谨其变故，审其征候，内考情意，外考王相，即吉凶之符，善恶之效，庶可见也^[5]。

[注释]

[1]夫奇异之梦，多有故而少无为者矣：大凡那些离奇古怪的梦，大多都是有其缘故而很少是无所谓的。“为”同“谓”。

[2]今一寢之梦，或屡迁化，百物代至，而其主不能究道之，故占者有不中也。此非占之罪也，乃梦者过也：现在有一夜的梦境，有时甚至变幻莫测，物象交替出现。而梦者醒后不能完全说清楚梦中之事，因此，占梦者当然也就占不准了。这不是占梦者的过错，而是叙说其梦者的过错。占者：指占梦者，即解释梦的人。

[3]或言梦审矣，而说者不能连类传观，故其善恶有不验也：有的人对梦的叙说已很清楚了，而占梦者却不能综合分析，所以，梦所预示的吉凶善恶也就不应验了。说者：指占梦者。

[4]此非书之罔，乃说之过也。是故占梦之难者，读其书为难也；这并不是占梦之书有误，而是解梦者不理解而犯下的过错。所以，解梦的难处就在于读懂占梦一类的书籍。

[5]即吉凶之符，善恶之效，庶可见也；则吉凶之预兆，善恶之效验，也就可以分辩了。彭铎注云：“即”若“则”。◎高按。从之。

[原文]

且凡人道见瑞而修德者，福必成，见瑞而纵恣者，福转为祸；见妖而骄侮者，祸必成，见妖而戒惧者，祸转为福^[1]。是故太姒有吉梦，文王不敢康吉^[2]，祀于群神，然后占于明堂，并拜吉梦。修省戒惧，闻喜若忧，故能成吉以有天下^[3]。虢公梦见蓐收赐之上田，自以为有吉，囚史嚚，令国贺梦。闻忧而喜，故能成凶以灭其封^[4]。《易》曰：“使知惧，又明于忧患与故^[5]。”凡有异梦感心，以及人之吉凶，相之气息，无问善恶，常恐惧修省，以德迎之，乃其逢吉，天禄永终。

[注释]

[1]且凡人道见瑞而修德者，福必成，见瑞而纵恣者，福转为祸；见妖而骄侮者，祸必成，见妖而戒惧者，祸转为福；看见吉祥的预兆能修身行善福运必然降临，相反，放纵骄横则福转为祸。看见凶恶的预兆骄横肆慢灾祸必然酿成，相反，警惕回避则祸转为福。

[2]是故太姒有吉梦，文王不敢康吉；因此，周武王之母太姒做了吉祥之梦，周文王不敢因此而安于欢乐。康：安乐。《诗经·唐风·蟋蟀》：“老已大康，职思其居。”《毛传》：“康，乐。”

[3]祀于群神，然后占于明堂，并拜吉梦。修省戒惧，闻喜若忧，故能成吉以有天下；文王之姬太姒有吉梦，文王不敢乐其吉，乃设坛祭神祈祷，并带武王拜谢，修省戒惧，闻喜若忧，所以能成就吉祥获得天下。

[4]虢公梦见蓐收赐之上田，自以为有吉，囚史嚚，令国贺梦，闻忧而喜，故能成凶以灭其封；虢公梦神灵向他赏赐土地，自以为吉，兴奋无比，下令全国庆贺，正由于他闻忧而喜，酿成灾难，最终丧家灭国。见《国语·晋语》《左传·庄公三十二年》。

[5]使知惧，又明于忧患与故：既要使人们懂得惊惧而警戒自己，又要使人们明察忧患之所在及其原因。语出《周易·系辞下》之“其出入以度，外内使知惧，又明于忧患与故。”

释 难

〔题解〕

本篇设喻类比，议事取理，主要论述了尧、舜俱贤，非矛盾之说；周公尊王，故诛管、蔡；耕者食之本，学为耕之本；贤人忧国爱民，亦为人己。此四者盖时人有疑也，王符设为客难而答之，故谓之“释难”。

〔原文〕

庚子问于潜夫^[1]曰：“尧、舜道德，不可两美，实若韩子戈伐之说邪^[2]？”潜夫曰：“是不知难而不知类。今夫伐者盾也，厥性利；戈者矛也，厥性害。是戈为贼，伐为禁也，其不俱盛，固其术也。夫尧、舜之相于^[3]，人也^[4]，非戈与伐也，其道同仁，不相害也。舜、伐何如弗得俱坚？尧、伐何如不得俱贤哉？且夫尧、舜之德，譬犹偶烛之施明于幽室也，前烛即尽照之矣，后烛入而益明。此非前烛昧而后烛彰也，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，二圣相德^[5]而致太平之功也。是故大鹏之动，非一羽之轻也；骐驎之速，非一足之力也。众良相德^[6]，而积施乎无极也。尧、舜两美，盖其则也。”

〔注释〕

[1] 庚子问于潜夫：庚子：王符虚设的对辩者。诸如伯叔、秦子均如此也。潜夫：王符自喻。古代贤达之士阐发其见解，常常采用设为论难而进一步解答的文体，诸如西汉东方朔之《答客难》是也。

[2] 韩子戈伐之说邪：韩非子矛盾之说也。韩子，韩非子也。“戈伐之说”即“矛盾之说”。彭铎注云：“邪”疑“也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3] 相于：“相厚”之意矣。高诱注《吕氏春秋·不侵》之“豫让，国土也，而犹以人之于己也为念”曰：“于”犹‘厚’也。”

[4] 人也：即仁也。相亲也。

[5] 德：彭铎注云：“德”疑“得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即“二圣相得”。

[6] 德：彭铎注云：“德”疑“得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即“众良相得”。

〔原文〕

伯叔曰：“吾子过矣^[1]。韩非之取矛盾以喻者，将假其不可两立，以诘尧、舜之不得并之势。而论其本性之仁与贼，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？”潜夫曰：“夫譬喻也者，生于直告之不明，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^[2]。物之有然否也，非以其

文也，必以其真也。今子举其实文之性以喻，而欲使鄙也释其文，鄙也惑焉。且吾闻问阴对阳，谓之强说；论西诘东，谓之强难。子若欲自必以则昨反思，然后求，无苟自强^[3]。

[注释]

[1]吾子过矣：先生错了。《仪礼·士冠礼》郑注：“吾子，相亲之辞。吾，我也。子，男子之美称。”

[2]夫譬喻也者，生于直告之不明，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：譬喻就是打比方。由于对要阐述的道理无法直接表述清楚，所以就借用有类似特点的事物来表示它。《墨子·小取》：“辟也者，举物而以明之也。”“辟”即“譬”。

[3]子若欲自必以则昨反思，然后求，无苟自强：假若你想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就应反复思考，然后再认真推敲，不要随意武断，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。彭铎注云：“自必”以下疑有脱误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原文]

庚子曰：“周公知管、蔡之恶，以相武庚，使肆厥毒，从而诛之，何不仁也？若其不知，何不圣也？二者之过，必处一焉^[1]。”潜夫曰：“《书》二子挟庚子父以叛^[2]，然未知其类之与？抑抑相反^[3]？且天知桀恶而帝之夏，又知纣恶而王之殷，使虐二国，残贼下民，多纵厥毒，灭其身，亦可谓不仁不知乎^[4]？”

[注释]

[1]庚子曰“周公知管、蔡之恶，以相武庚，使肆厥毒，从而诛之，何不仁也？若其不知，何不圣也？二者之过，必处一焉”：庚子说：周公明知管叔、蔡叔二人为人险恶，却让他们任武庚之相国，使他们肆忌横行，然后又以大逆不道诛之，为什么那样不仁道呢？如果周公不了解管叔、蔡叔，又怎么能说他圣明呢？这两种情况，周公只能居其一。此言周公诛管叔、蔡叔事。管叔、蔡叔，周公之弟也。武庚，纣王之子也。周武王灭商后，封武庚为诸侯，使管叔、蔡叔二人为武庚之相国治理殷商之遗民。武王死，成王幼，周公辅政，管叔、蔡叔暗放流言，诬周公篡位图谋。于是与武庚联合起兵叛乱。周公率兵东征，杀管叔，流放蔡叔。见《史记·管蔡世家》。

[2]《书》二子挟庚子父以叛：《尚书》记载管叔和蔡叔二人挟持武庚举行叛乱。“庚子父”即武庚，名禄父。《汉书·翟方进传》：“昔成王幼，周公摄政，而管、蔡挟禄父以叛。”

[3]然未知其类之与？抑抑相反：但是，《尚书》上没有说周公放纵他们任意暴虐，难道是记载错了。彭铎注云：此句疑文有脱误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4]且天知桀恶而帝之夏，又知纣恶而王之殷，使虐二国，残贼下民，多纵厥毒，灭其身，亦可谓不仁不知乎：再说，上天明明知道夏桀的恶劣行径，却让其做夏之国君；又非常清楚殷纣的残暴，却让其做殷商的帝王，使他们行其暴政，残害百姓，作恶多端，然后又灭亡了他

们，难道这也是不仁不智吗？

[原文]

庚子曰：“不然。夫桀、纣者，无亲于天，故天任之而勿忧，诛之而勿哀。今管、蔡之与周公也，有兄弟之亲，有骨肉之恩，不量能而使之，不堪命而任之，故曰异于桀、纣之与天也。”潜夫曰：“皇天无亲，帝王继体之君，父事天^[1]。王者为子，故父事天也^[2]。率土之民，莫非王臣也^[3]。将而必诛，王法公也^[4]。无偏无颇，亲疏同也。大义灭亲，尊王之义也。立弊之天为周公之德因斯也^[5]。过此而往者，未之或知^[6]。”

[注释]

[1]皇天无亲，帝王继体之君，父事天：上天用人没有亲疏远近，唯德是举，唯才使用。因而受命帝王及继位之君如同儿子侍奉父亲一样侍奉上天。

[2]王者为子，故父事天也：帝王是天的儿子，所以他就像儿子对待父亲一样对待上天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：“王莽奏言：‘王者父事天，故爵称天子。’”

[3]率土之民，莫非王臣也：普天下的民众，没有不是天子的臣民。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北山》。

[4]将而必诛，王法公也：若冒犯君王必遭诛伐，这是王法的公道。

[5]立弊之天为周公之德因斯也：扶立谁或破败谁都是顺承上天的意愿。所以周公的功德也是如此。彭铎注云：此句疑文有脱误。◎高按：从彭说。

[6]过此而往者，未之或知：除此之外，其他的事我就一无所知了。语出《周易·系辞下》。

[原文]

秦子问于潜夫曰：“耕种，生之本也；学问，业之末也。老聃有言：‘大丈夫处其实，不居其华。^[1]’而孔子曰：‘耕也，馁在其中；学也，禄在其中^[2]。’敢问今使举世之人，释耨耒而程相群于学，何^[3]？”潜夫曰：“善哉问^[4]！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^[5]。故孔子所称，谓君子尔。今以目所见，耕，食之本也。以心原道，即^[6]学又耕之本也。《易》曰：‘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^[7]。’天反德者为灾^[8]。”

[注释]

[1]大丈夫处其实，不居其华：大丈夫立足于实际，不立足于浮华。

[2]耕也，馁在其中；学也，禄在其中：耕田种地，免不了挨饿受穷；读书学习，可以做官得到俸禄。语出《论语·卫灵公》。

[3]敢问今使举世之人，释耨耒而程相群于学，何：请问，如果让世间所有人都放弃锄头农具，群起相随而从事学问，那将会是什么状况呢？彭铎注云：“程”“群”疑互易。王肃注

《家语·儒行解》“程功积事”：“‘程’犹‘效’也。”“群相程于学”，言群起而相效于学也。◎高按：从彭说。

[4]善哉问：问得好啊！

[5]君子劳心，小人劳力：语出《左传·襄公九年》。

[6]即：彭铎注云：“即”疑“则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7]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；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：语出《周易·说卦》。

[8]天反德者为灾：违犯自然法则，就会造成祸害。《左传·宣公十五年》：“天反时为灾，地反物为妖，民反德为乱。乱则妖灾生。”

[原文]

潜夫曰：“呜呼！而未之察乎？吾语子^[1]。夫君子也者，其贤宜君国而德宜子民也。宜处此位者，惟仁义人，故有仁义者，谓之君子。昔荀卿有言：‘夫仁也者爱人，爱人，故不忍危也；义也者聚人，聚人，故不忍乱也^[2]。’是故君子夙夜箴规，蹇蹇匪懈者，忧君之危亡，哀民之乱离也^[3]。故贤人君子，推其仁义之心，爱之君犹父母也^[4]，爱居世之民犹子弟也。父母将临颠陨之患，子弟将有陷溺之祸者，岂能墨乎哉^[5]！是以仁者必有勇，而德人必有义也。”

[注释]

[1]呜呼！而未之察乎？吾语子：唉呀！你没有考察清楚吧？我告诉你。吾：我。子：你。

[2]夫仁也者爱人，爱人，故不忍危也；义也者聚人，聚人，故不忍乱也：所谓仁，就是爱人。爱人，就不忍心看到别人有危难。所谓义，就是聚人。聚人，就不忍心看到百姓遭受离乱。语出《荀子·议兵》之“彼仁者爱人，爱人，故恶人之害之也；义者循理，循理，故恶人之乱之也”。

[3]是故君子夙夜箴规，蹇蹇匪懈者，忧君之危亡，哀民之乱离也：因此，君子从早到晚告诫自己，忠贞而不可懈怠，这是由于他忧虑着国家的危亡，伤感着百姓的离乱。蹇蹇：忠直的样子。《周易·蹇》：“王臣蹇蹇，匪躬之故。”

[4]爱之君犹父母也：敬爱君王如同敬爱父母。彭铎注云：“爱”下疑有脱文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5]岂能墨乎哉：岂能默不作声呢？彭铎注云：“墨”疑“默”。◎高按：《说文》：“默，读若‘墨’。”

[原文]

“且夫一国尽乱，无有安身^[1]。《诗》云：‘莫肯念乱，谁无父母^[2]。’言将皆有害^[3]，然有亲者忧将深也。是故贤人君子，既忧民，亦为身作^[4]。夫盖满于

上，沾溥在下，栋折榱崩，惧有厥患^[5]。故大屋移倾，则下之人不待告令，各争其柱之^[6]。仁者兼护人家者，且自为也^[7]。《易》曰：‘王明并受其福^[8]。’是以次室倚立而叹嘘^[9]，楚女揭幡而激王^[10]。仁惠之恩，忠爱之情，固能已乎^[11]？

[注释]

[1]且夫一国尽乱，无有安身：国家一旦大乱，人们就无处安身。

[2]莫肯念乱，谁无父母：没有人想要国家大乱，试问谁人无父母。语出《诗经·小雅·沔水》。

[3]言将皆为害：这是说人们都会遇到灾难和祸害。

[4]既忧民，亦为身作：君子既忧虑民众，也忧虑自身。彭铎注云：“作”疑“忧”。◎高按：“忧”字合宜，即“亦为身忧”。

[5]夫盖满于上，沾溥在下，栋折榱崩，惧有厥患：房屋的顶子漏水，屋内必然遭湿。栋梁断裂，椽子崩塌，就会发生灾祸。彭铎注云：“满”疑“漏”。“溥”疑“濡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6]大屋移倾，则下之人不待告令，各争其柱之：房屋如果出现了倾塌的危险，屋子里边的人不需要什么命令，人人都会争着用柱子去支撑。“移”通“侈”，毁坏。彭铎注云：“其”疑“共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

[7]仁者兼护人家者，且自为也：凡有仁义之心者在保护别人的同时，也在保护着自己。

[8]王明并受其福：帝王圣明，百姓共享其福。语出《周易·井》九三爻辞。

[9]是以次室倚立而叹嘘：因此，春秋时鲁国的次室有女子，因国君年老太子年幼不能继位而倚立屋柱而叹息。相传，春秋时鲁穆公年老，而太子幼不能主政。漆室的地方有一女子担忧国家命运，倚柱而叹，观之者无不感动。见《列女传》。彭铎注云：“立”疑“柱”。◎高按：从之。即“倚柱而叹嘘”。

[10]楚女揭幡而激王：楚国的民女为规劝君王，举旗拦路陈述国家祸乱之根源。相传，楚襄王荒淫无度导致楚国濒临衰灭，襄王外出游览，遇一民女举旗拦驾，述说国家衰败的根源及挽救危亡的办法，由此，楚襄王悔过自新，勤于朝政，楚国得以复兴。见《列女传》。

[11]固能已乎：难道能阻止得了吗？